

风声鹤唳

林语堂

风声鹤唳

林语堂



林语堂 (1895—1976) 福建龙溪人。字子、毛驴、岂青等。中国现代文学系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，毕业后在圣约翰大学文学系。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。1923年获博士学位。1924年后为《世纪》杂志任文学系。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。1932年任文学系。1935年创办《宇宙风》，提倡小品文。1935年后，用英文写作了《吾国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》。1944年曾赴美国筹建南洋大学，任校长。1952年在美国为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教授。1975年被推

风声鹤唳

嘴里含着烟斗，双手插在裤袋内，博雅悠哉地走出东北城郊的“亲王府”，准备去陪好友老彭吃晚饭，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。沿途是相当荒凉的地区，必须穿越几片荒地。

北平的十月天，通常都是干爽宜人的好气候，晚风略显寒意，和战争爆发之前并没两样。秋天的太阳把泥土晒成干灰色。现在是黄昏时分，石青色的墙壁与屋上的瓦片在微柔的光线下，和潸秃的地面融合为一体，迅速笼罩的夜色将远方的棱线吞蚀得更模糊。四周一片死寂，几盏街灯尚未启亮，几只乌鸦在附近的树枝上呱呱嘎叫打破沉静。如果仔细倾听，可以听到一座将入梦的城市发出微弱、幽远且和谐的声音。

博雅在暮色里走了四分之一里，只遇到两三位返家的穷人，他们头垂得很低，和他一样默默地走着，手里提着油壶和荷叶包的晚餐。一位穿着黑色制服、面带倦容的警察站在街角，友善地和他说话。死寂的气氛很恐怖，就像和平一样，而和平与死亡气息却又如此相似。但是他却喜欢选这个时候出来散步，享受凉爽宜人的夜风。城市生活的奥秘逐渐在他身边围绕，加深了乐趣。

一直走到南小街，他才看到了生命的迹象。街灯长排开着，专为穷人而摆设的小吃摊上，油灯正在黑夜中闪闪发光。这是一条又长且窄、没有铺设柏油的小巷子，仅仅十到十二尺宽，南北向，与哈达门街平行。老彭的家就在这条巷子附近，距离东四牌楼不远，在更南面的住宅街，目前大部分已被日本人占用了。沿路有多辆黄包车慢慢走着，部分熄了灯靠在路边歇息。为了省油，车夫只有等客人雇车后，才肯点起油灯。

往左转，他到了老彭家，巷道窄得连一辆黄包车都难以通过，四周好暗，到达时他差一点撞到了门阶。

他在大门的铁环上敲了敲，随即听到里面有咳嗽声，他知道是老彭的老佣人。

“谁啊？”老佣人喊道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是姚少爷？”

“嗯。”

又是一串剧烈的咳嗽声，门锁慢慢拉开了。

“老爷在吗？”博雅问。

“他今天早上出去了，还没回呢。进来吧，秋天的夜真是冷。他会回来吃晚饭。”

博雅穿过庭院，跨入客厅。简单的家具，显得屋内相当空旷，一张廉价的漆木方桌，几张铺上深蓝布垫的竹椅，以及一张摇摇晃晃的旧扶手椅，一看就知道是花几十块钱到回教市集上买来的二手货。每次博雅一坐上去，弹簧就咔叽地响，陷向一边。布套上有几个香烟熏烫的烟孔，每当他一变换坐姿，就能感觉到里面的钢丝动来动去。每次老彭需要轻松一下，就坐这张椅子。几个湘妃竹制成的书架排列在北面墙边，上面杂乱地堆满了书籍、杂志和唱片。书本种类均属特殊，由家禽、养蜂到佛教书刊皆备。博雅曾注意到一本翻旧了的“楞严”佛经，知道老彭是禅宗佛教徒，但是却奇怪何以彼此间从未讨论过佛教。屋子角落有一架漆了鲜红色漆的唱盘，与其他的家具显得十分不称。

木桌上摆了两份碗筷、小茶杯、白铁酒壶和几个三寸长的小盘子，上面装有酱菜和生姜，但是饭菜尚未上桌。博雅知道老友等他吃饭，有多少个夜晚，就在这张饭桌上，两人用这些茶杯对酌，谈论战争和政治，直到喝过头了，彼此就相对饮泣。然后他们闭口不发一言，继续喝酒。愈喝泪水愈多，两个人甚至互坐对视半个小时而不说一句话，他们尽情挥泪，倾听对方的呼吸声。据说人在忧愁时喝酒流泪是有好处的。他们正需要这样，也喜欢这样，尤其当二十九军撤

走、北平沦陷的头一个礼拜，他们更常如此。古人称这种方式的喝酒为“愁饮”，但是博雅和老彭再加了个“对”字，称之“对愁饮”。隔天，其中一人会向对方说：“我们昨夜的对愁饮不是不错吗？你很忧愁，我一看你的脸，便忍不住落泪。事后我觉得好多了，睡了个好觉。”最近他们没有这种习惯了，但是只要一块吃饭，仍小喝几杯。

老佣人端壶热茶进来，倒了一杯说：“老爷快回来了。”

博雅坐在咔叽响的扶手椅上，拿起上面放的报纸，准备看报。但不久这份报纸就从手中滑落到地面。他坐着默想着一件奇妙的东西，这件事对他而言较报上战争的消息来得更重要。自从几年前认识老彭后，这个人就深深吸引住他。很难相信如此空旷的屋子内住着一位如此无名的伟人。这是他所认识的唯一快乐的人，既无妻子也没小孩。过去博雅从未结交过这样的朋友，一个了解自我，孔老夫子所谓“无忧无惧”的君子。

北平人并不认识老彭，他没特殊事迹，他的对外活动一再失败。过度的热诚结果往往是幻灭，并耗掉了他一半财产。十多年以前，他就想到在北平种蕃茄。因为当时没有第二者会想到这念头，他确定这会是赚钱的好主意，理由既简单又清晰，北平——当时还叫北京——出产甜柿子，蕃茄别名“西红柿”，因此北京应该长得出甜蕃茄来。他忽略了柿子长在大树上，蕃茄却长在小树上。北京不长蕃茄，起码在他的土地上就长不出，于是蕃茄园叫他赔了好几千块。他的下一个投资是进口来亨鸡，用鱼肝油当饲料，但是所生产的鸡蛋太贵了，无法和一块钱五十枚的土产鸡蛋竞争，土产鸡蛋在夏季甚至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个，他毫无运销成本的观念。接着而来的空中楼阁是养蜂酿蜜，又是北京人民未想过的念头。在一连串的冒险失败后他学聪明了，将所剩余的财产全部存入银行，再也不受失望打击，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。博雅叫老彭或彭老，老朋友们常如此互称。

老彭的太太在十年前，老彭三十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老彭曾自告奋勇地教她学校用的三十九个注音符号，结果却徒劳无功。他的英

雄气概十足，买回学校用的图表挂在墙上，又亲自在符号边加注图说，他太太也极英雄式地奋力学习那三十九个符号，却始终无法学会。拼音不仅需要想象力，并且需要一点抽象的思考力。她虽学过了符号的发音，然而老拼不出字音来。ㄇ丨ㄥ三个注音符号凑在一块硬是没法念成“鸣”音，一点法子都没有。看到老彭艰辛地教他忠于旧式社会的胖太太，真令人同情，看到远逾学龄的她还拼命学ㄅㄆㄇㄏ，更叫人感动。

“ㄇ丨ㄥ拼起来是什么？”他太太老是问道。

“ㄇ丨ㄥ鸣。”他几乎说了五十遍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如此所以ㄇ丨ㄥ就念‘鸣’。”

“这是什么外国玩意？我搞不懂。我喜欢孔子的汉字，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你一学就会了。”

“不过去丨马拼起来就是‘天’。”

“别把我给搞混了，我不学了。”

“你一定得学，这就是教育。”

“就把我也当做你的失败之一吧，我的好人儿。我就从未反对过你经营蕃茄园和养鸡场什么的，现在让我停吧。”因此他只好放弃了。不过，他说和不识字的太太上课很有趣。他太太过世后，他慎重地埋葬，从未有过再娶的念头。

此后他曾尝试改善符号写法，使之连乡下人都易懂，但他又失败了。

由于外头活动均归失败，北平人都不认识他。他有一些政治圈内的朋友，也认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生，他和广西柳州的白将军私交很好，都是广西同乡。但是他从未想过投身政坛，这是他聪明之处。若非现在发生这场战争，他将会默默无闻死去，可能也不会写下这个故事了。

已经七点了，老彭还没回来。博雅极需和老彭谈谈，有时都快耐

不住了。自从北平沦陷，他的亲人南迁，博雅已经无人可谈了。他通常白天待在室内，感觉像个俘虏留在自己的花园住宅中，只有到晚上他才冒险溜出门，来看老彭。在他朋友面前，他感到可以尽情畅谈并被了解，能够提出问题并得到肯定答案。由于他的寂寞加深了他们的友谊，他极盼与老彭交换意见，听他的意见，并得到忠告。

很多人都认为博雅是个纨绔子弟，一个典型的富家少爷，整日混迹脂粉群中，他知道这是他所作所为的应得结果。他想起今天下午和梅玲会面的情景，这几天他已觉得爱上她了，不晓得老彭对梅玲看法如何。他俩生活大不相同。他年轻高大，称得上英俊潇洒，自幼成长于豪华气派的大富家庭中，对艺术、文学、生活情趣都有讲究的鉴赏力；老彭则是一个苦行者，外表邋遢又不重物质享受，一个四十五岁的独身主义者，生活避开所有女人。然而他却察觉在老友身上有个伟大而慷慨的灵魂，心智有些不切实际，心灵却和孩子般温柔。博雅的禀赋与修养极佳，善于交际，对于女人了解广泛，自他祖父姚老先生处承袭了些许神秘气息。这使他和老彭相类似，让他能够立刻了解并欣赏老友禀赋上所不同的特质。老彭差一点就能改变他嘲讽人生的态度，这是他如此才智和环境的年轻人所难免的发展倾向。

有一次老彭招来附近四五个学生，其中还有几个是学徒，在他自己的家里免费教课，结果为他带来数不清的麻烦。他再一次试图教授注音符号，但是一些店主抱怨说，他们的学徒从此逃避早起干活了，另有部分人发现他们学的不是孔子的正规汉字。他们一个接一个退出，最后只剩下一个二十三岁的笨青年留下。博雅看他每晚坐在那儿，用功苦读，老彭则以无比的耐心试图在他闭塞的心智中注入慧光。因为现在他是唯一的学生，又要求教导一千个汉字，老彭担负这件繁重工作努力地教导，他知道即使运气好些也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教完。小伙子坐在那儿学习写字，握着的笔似有百斤重，在灯光下额头不停淌汗。

“何用之有？”博雅问道，“浪费每晚最宝贵的时光给一个什么

都学不来的笨脑袋？就算多了一个这种人会读会写，对整个社会又有何益呢？”

“亲爱的朋友，你看不出其中的意义，我却看得出。”老彭回答说，“你看不出这个人的心灵变化，这是一个正在奋斗的心灵。何以他的生命就较你我来得没有价值呢？你能说出其中差异吗？他很笨，他卑微。前两天我失去耐心问他是否仍想学完。他简直吓坏了，求我不要中辍他，我看到他眼中的泪光。他说他无法花钱上学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‘怎么回事？’我问他。他原原本本告诉我，他爱上一位邻居的女儿，除非他学会读和写，否则别想娶她。你知道这件事对他的意义？如果借着我的努力帮他娶到这个女孩子，对他的未来又有什么影响？你们有钱人家有时花上千元、万元去娶个女孩。何以见得这段恋情对他而言价值会略逊于我们任何人呢？你能告诉我其中有何不同吗？有些人甚至情愿为爱自杀呢！”

“你认为你一中断课程他就会自杀？”

“或许不会。但可能改变他一生——那个女孩也许不会嫁给他。”

就这样老彭继续教了他六个月，从冬天到春天，只为了使这位诚实的笨小子能娶到老彭素未谋面的女孩。冬天的几个月里，老彭买了顶帽子作礼物送他，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项。在结婚当天，老彭穿上最好的长袍参加婚礼，以“老师”身份被介绍给新娘。新娘谢谢他，老彭那时发现她轮廓虽好，却是个麻子。他有些失望，但是对自己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嘛？麻子通常都很精明。这还是个有野心的女孩子呢。”女孩有几百块钱，这就是何故她还能自己选丈夫的原因，婚后她开了间店给他。笨小子结婚那天戴着这顶帽子，此后只有重要场合才戴，也不再买第二顶帽子，以感念老师的恩德。老彭获得小两口终身的感激与忠心，觉得他六个月连夜的辛劳都有了收获。

没啥事可做，博雅眼光落在书架上的《楞严经》上。对老彭性格上存有的神秘感促使他翻开书，瞧瞧佛教对老友的性格究竟有何影

响。他很快地翻着书，发现里面全是有关生、死、忧患和对错误认知的感觉等。但是一大堆的梵文姓氏和术语使他没有办法读下去。如同在阅读一份密码电报，或是一个中国人在看一份日本报纸一样。当他正要合上书本，放回原位时，突然看到第一部分的“淫女”字样。他稍看了一会儿，那是一段故事叙述文字，很容易读。他顺着书页读下去：书中提到一群汇集在佛祖面前悟道的圣者。佛祖心爱的门徒阿难陀，那位聪明的年轻人一直仍未出现，但是已在城市中四处行乞：

“阿难因乞食次，经历淫室，遭大幻术，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，摄入淫席，淫躬抚摩，将毁戒体，如来知彼淫术所加……坐宣神咒，敕文殊师利将咒往护，恶咒消灭，提奖阿难及摩登淫女，归来佛所。”

他将书放回原位。日后每当想起这个故事，就感觉老彭是文殊师菩萨。

陷入沉思中，博雅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。老彭回来的时候已将近八点了。

“抱歉，我回来迟了。”老彭道，焦虑的高音调，带点女性化，和他的高度、尺寸颇不调和。他的声音平常很低，但是激动时，和孩童般尖锐，显得很紧张，有些句子说起来由高音起，而由低音结束；有时候他的声音裂开了，很像声带同时发出高低音来。在他情绪愈激动时，由高音到低音的变换就愈频繁，那时高音就会有些不灵光，低音倒不会。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旧棉袍，两边经过整季的尘土，已经有些破旧了，他的外表不吸引人，与不凡的身材无法联在一块儿。由于近视，他脸上挂着一副银边眼镜，予人认真的感觉，高高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，更加深了这份印象。他前额微秃，稀疏的灰发长长地披在脑后，不分边，使他的高额头更加醒目。这是最实用的发型，根本不用梳；也可以说，他习惯一面说话一面用手指拨发，等于每天都梳上了千百回。他四方脸，稍微胖了些，有一种安详认真的表情，笑口常开，颧骨高，眼睛深陷，鼻子平广，嘴巴的形状很讨人喜欢，中间突

出，两边向下弯，像鲤鱼唇似的，下巴宽广低垂。脸上的肌肉所形成的线条和沟纹，显得又亲切又和善。面额的肤色既平滑又白皙，在他这种年纪极为少见。由于他本来天生胡子就不多，于是听任薄薄的短须长出，自成一格，也不常修剪，以至于短须两边便像括弧般围绕中央部分。当他笑时，双唇往后缩，露出粉红色的上牙床和一排整齐的牙齿，由于抽烟过多而泛黄了。然而在他脸上总有法国人所谓的“意气相投”的和善感觉，加上高高的额头和粗粗的灰发，他的脸更予人有一种属于自我的精神美。有时候，当他谈到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物，灵活的嘴唇便形成一个圆圆的隧道。他在穿着上唯一受到西方影响的，就是那双特别宽大的皮鞋，这是他在当地订做的，他坚持脚趾必须要有充足的空间。“是脚来决定鞋子的形式，而非鞋子决定脚的大小。”他说。他从来不懂把鞋带绑紧，所以常常停在马路中央系鞋带，也学会不系鞋带慢步慢步地走。有一段时间，博雅还曾看过他一只鞋根本没系鞋带在四处逛，就只为了鞋带断了而他从未想起要买，最后博雅便买了一双新的当礼物送他。

老佣人端盆热水进来，放在靠近唱机一角的脸盆架上。当老彭神采奕奕大声地洗的时候，佣人忙着摆上饭菜。

“你办好了？”博雅问道。

“嗯，给我两千块钱。”他的朋友回答说，拧着毛巾。他似乎不想多说。

“做什么用？”

“她需要弹药，她必须把弹药送到西山去。”

博雅先坐下，老彭也到了桌边，他的脸色清新愉快，一心急着想吃东西。

“她说东北大学有很多年轻学生和老彭准备加入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枪。”

佣人来倒酒，博雅看了看老彭，又看了看佣人。

“没关系。这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忠实的仆人了。”老彭说完又

接着说，“我憎恨这种杀戮。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到乡间看看，看看什么事发生了，恐怖屠杀造成的无家可归景象，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同胞必须要有自卫的能力。我对人们唯一感兴趣的是——他们的遭遇。这不是两军作战，这是强盗行径。毫无防御力的摧毁，一个个村庄完全被烧毁。”

他们举杯，默默喝了一阵。

“你有什么样感觉？”老彭追溯着，继续他的话题，“如果你看到路边残缺不全的少年尸体，枯槁的农妇尸身，有的面孔朝上，有的面孔朝下，他们犯了什么错而遇害呢？而且孩童、女人、老人、年轻人，全村无家可归，在路上流亡，不知何处是归处！你自己说，这些可怜、和平的受难者何辜呢？你答不出，你干脆不去想它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，好多事情要为他们去做。”

“你打算做什么呢？”

“一点点，我担心只能做到一些。我用尽全力也只能帮助少数几个人。问题太大，一个人绝对解决不了。好几百万的难民前往内地又要住哪呢？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几个人，帮助他们活下去，为人类犯下的罪恶来行善事。我要把我所有的钱统统带到后方，同时看看我能做些什么。我提醒你，这些都是人——兄弟、姊妹、丈夫、妻子、祖母——都想活下去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不像你，我毫无牵挂，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，停留在任何需我停留之处。”

博雅受到震撼，他从来不曾以如此人道与个人的观点来看战争。他分析地注意战况进展，他研究地图，估计战斗中的兵力，分析蒋介石的声明，并预测可能的发展，从而订出自己在这场全盘战争的战略计划。没有一项细节，没有一次战役或军队的部署，曾逃出他的关心。他得到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固守上海是战术上的失策，绝对支持不了多久。在他的战争大着眼点中，甚至还加入不可估量的军力——民众士气的力量和敌军在北平等地的行为。这些使他获得了一项乐观的结论，那就是按照他的战略观，日本永远不能征服中国。他颇感欣慰

的是，过去和蒋介石委员长作对的广西李将军和白将军，不但组成联合战线，并将他们的广西部队全部投入了抗战行列，尤其被误认为汉奸，在二十九军撤退后接掌北平的张自忠将军，乔装成吊丧子骑脚踏车逃到了天津的消息，更令他又惊又喜。这使他对自已的战略观更具信心和勇气，也唯有如此的全民一心，才能支持战略获胜的观点。这是哲学化、纯战略性对战争的观点，但是事实上，他的长期战争战略涉及城市的烧杀，无数人的无家可归，他可从来没有想到像老彭一样，用纯人道观点来看战争。他的心智，有着神秘的倾向，只看见群体而未见个人，在两个国家意志冲突中，他视百万人民的南迁为全国性的戏剧，他从未看做是人类的戏，演员都是“兄弟”、“姊妹”、“丈夫”、“妻子”和“祖母们”。

当博雅听到老彭说出这些字眼，这场战争立刻地成为个人化、活生生的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冷静地分析了。他突然间看到，这些不断迁移、奋斗、生活、欢笑、希望和垂死，迎接艰苦牺牲的无数难民，每个人都要扮演一出热烈的人类生活剧，有着战时爱人、亲友间离别和团聚的奇妙欢乐与失望。似乎他所有的推理、图表、地图、战略都只是一种非个人的爱国主义，由知识分子所产生的，像帘幕般，使他避开任何种类的个人行动。他智性因迷惑看不到的地方，老彭却用心灵感受到了，此刻正以简单、亲切、令人难以抗拒的方式传达给他。他想要分赏这场人类戏剧和冒险。他本能地喜欢上这项行动的未来希望，这些能满足他高大身子的内在需要。他的眼睛闪耀光芒。

“告诉我你打算干什么？怎么做？到哪里做？”

“我要到内地去，那儿问题最严重。那里是最能行善的地方，可以救最多的人。”

“战线上？”

“嗯，战线上。”

“而你没有计划、没有组织？”

“没有。我不相信组织。对我而言没有委员会，由一个人做着计

划，却叫其他人去完成。除非和人民生活在一起，一个人又如何能事先知道哪儿最需帮助，要怎样帮法呢？我不要人命令。”

“这样做对国家又有多大利益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但是多一个小孩得救也是一件大好事。”

“个人的生命真有如此重要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对真理作归纳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，但是一件真理在给予真诚声明时刻，并将付诸行动，发言者的面孔和声音就会有着无比的力量和真实感。

“你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一拿到钱就走。银行业务瓦解了，我只能将钱汇到上海。”

吃过晚饭博雅点上烟斗，静坐沉思。老彭站在房子中间抽烟，靠近灯光看报。除了报导日军胜利的“都美报导”外，没啥新闻可看。他把报纸放在桌上，在房间内踱来踱去，然后再点上根烟，坐到一张藤椅上，透过他的大眼镜，用眼睛注视博雅。

“你知道这位裘老太太是个奇女子。她是个老女人，五六十岁，她告诉我的，完全目不识丁。她躲在这个城内。我佩服她的勇气。当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她并没向我求助。她只是需要，没有人能够拒绝她。”

“你答应给多少？”

“我答应筹两千块给她——我心里也把你计算在内。”

“那不成问题……她打算到哪去买弹药？”

“就在城里。弹药一大堆，二十九军抛弃的，被傀儡警察收去了。如果你找对门路付钱，你就能得到。她打算亲自运往山上自己部队去。”

“她长得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很壮，像我们知道的女土匪？”

“你完全错了。她看来就像一位甜蜜、可敬的祖母，走起路来步伐稳健。”

“真了不起！”

“她是满洲人，自一九三二年起就从事这项工作。东北人已尝过日本人统治，知道在他们底下是什么滋味。我告诉她我在邹县所看到的情形，奸杀掳掠。她说这些事在东北已是老故事了，对中国而言还只是刚开始呢。她太了解日军了，她还说了一件有趣的事。‘该死的日本人比我们的强盗更坏！假若没有打仗，我们或许听信传闻，一直怕他们。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屠杀、掠夺、威吓老弱妇孺，没有半点君子风度，你就不再怕他们了。你只会瞧不起他们。上天赐给我们这场战争，让我们的人民和军人并肩作战，看谁才是最优秀的人种。’她说，‘当一个民族看不起某个征服者时，对方不可能征服他们。’”

“这完全符合我的理论。”博雅道，恢复到哲学化的心境，猛抽他的烟斗。“如果我们遵循这种正确战略，我们会赢。这是我们的唯一制胜之道。”

“再谈谈你的战略吧。”老彭道。

“我们必须了解这场战争的特性，”年轻的博雅说道，“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战争，战场上两军势均力敌的战争，这将是一场全民加入的战争。日本人将拿下上海，随后攻下南京，再封锁海岸线，这是像白天般清楚。然后我们看会有什么事发生。假设中国人精神被击溃，中国便完了，但是如果没有，这场战争就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。整个的海岸要放弃。所有沿岸城市被敌人攻占，千百万市民不是接受奴役，就是逃到内地去。战争的担子就落到一般百姓身上，而一般人民也必须能够挑得起，必须忍受可怕的艰辛和匮乏。但是为了有勇气来承担这些苦难，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恨日本人才行。因此，日本兵就得继续像现在，维持兽性和暴行。城市必须烧毁，老家必须放弃，农人必须离开他的农场和牲口，没有一个人情愿如此。你曾读过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俄人并非有计划故意烧莫斯科。除非敌人格外残忍，你不能叫老百姓逃离家园。每场战争都免不了杀戮和残暴，光这些还不够，人民必须被视为奴隶。任何人不管降敌或抗敌都不安全，无论是

农夫或商人的女儿、母亲和姊妹，谁也不安全。不过尽管就这样也无法迫使人民放弃家园、焚毁城市，每个被迫逃亡的人都必须有段非常羞辱、非常不人道的经验，在进一步受辱和流亡做难民之间，别无其他选择。就连这些还不够。人民必须见到极端可厌、触犯他们的固有伦常关系和道德良心观念之事才行。”博雅继续用冷静的态度分析着，“我的意思是，妻子在丈夫面前遭人强暴，女儿在父亲面前被人蹂躏，婴儿腹部用刺刀戳入，战俘被活活烧死或活埋进彼此间相互挖掘的坟墓。还要有公开的交媾。怪了，你说，这对日本兵要求太多了，使他们看来不像是征服军，反倒像野兽。但是这些一切都发生了，而且最要紧的，这无阶层割分；敌人不仅强奸农人的女儿，也同样打劫富人；大公司必须没收，小店铺也被闯掠；动产必须被烧或破坏。敌人像最可恶的强盗。那么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失去了意义。”

“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说。”老彭说，“我告诉你邹县农夫告诉我的。日本兵宰了一头母牛生吃它。农夫看到他们抓起母牛，倒挂在一根柱子上，切割它，每位军人都用刺刀插入它的关节，切下一片肉来生吃。母牛痛苦号叫，军人却在旁边大笑、大闹、玩柔道，你想想农夫的心情怎样。”

“我没想到日本兵如此之坏。”博雅说，“日本人既以天皇为名，如果他们想征服中国，何以让日本兵如此丢人现眼呢？日本军队确实比大家想象中还糟糕。因此本来我不敢确定说我们会赢，现在却有信心了。这场战争结束后，我将去日本，好好研究这个国家。”

博雅停了停，他的烟斗已熄了火。老彭一直在注意倾听，发觉他的朋友声音出奇的平静，和强烈的话题不太相称。

“你把人类的苦难说得太轻松了，博雅弟。听你说似乎是你希望这些酷行和痛苦降临在我们人民身上一样。”

“我并不希望这些降临我们人民身上；我只是在叙述这场战争的实情，以及牵涉的因素。你承认吧，这是一场全民战争。”

老彭额上的皱纹加深了。“是的，嗯，一场全民战争。除非你到

乡下去看，你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……但是这一场可怕的民族仇恨——不知将持续多久！我想经过五十年我们的人民也难忘怀他们所看到的，以及他们所经历的，这对日本人十分不利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人民对这些跨海而来的邻人将予低的评价。同时别忘了：仇恨也许可以忘却，鄙视则否。一旦你对敌人失去敬意，就永远不再复存。裘老太太是对的，一个民族若瞧不起某征服者，你不可能征服他们。”

“日本人必须要了解这点，”博雅说，“归根究底，他们之所以对皇军荣誉那样敏感，坚持老百姓要向哨兵行礼，来恢复他们的自尊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“但是对你的战略而言呢？”

“刚才我只说了一半——我们的同胞必须能够担负起来，这点我敢确定。不能确定的是另一半。如我所说，这是一场独特的战争。历史上不可能再给我们第二个例子。假如日本人征服海岸，我们的人民移居内地，只留下一片焦土；假如我们愿意烧毁自己的城市，千百万人民愿意放弃或离开家园；假如我们的士气没有崩溃，军人不惧日军，人民团结奋战到底。成功还取决几个因素。日本人封锁海岸线，试图侵入大陆，结果愈陷愈深。我们有整个大陆足供退守；我们有土地，这就表示我们有时间。我们必须牺牲部分土地，战斗以赢取时间。我们必须利用土地、人数的天然优势，拟订拖延抵抗的策略，否则我们就失败了。我们的海岸和长江，整个长江盆地，都很容易受害，但是其他的疆土却多山艰险。为了使敌人蒙受最重损失，设法延缓他们的攻势，我们必须保留主力，补充精良的新兵。但是既然我们要抗战下去——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形成长期战争——我们必须在内陆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。这就表示我们同一时间内必须做两件事。我们一面抵抗侵略者，一面开拓内地，组织一个抗战物质基地。过去可曾有过如此的战争吗？想想有多少事必须做的。要开路、挖河，延伸通讯，新工业中心的设立，训练新兵，组织人民，学校和学府的迁移内陆，防止传染病。同时，在沦陷区附近留下游击队和正规军以骚扰敌军，不让他们巩固地盘。敌人在占领区内也必须继续他们的强盗般行

径，就像他们的所作所为。我们的将领必须不叛国。唯有靠坚强勇敢的领导维持高旺的士气，这一切才有可能。如果人民稍有存疑，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领袖不会贯彻始终，或者动摇了决心，他们就不愿意牺牲一切，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打赢。我们的人民必须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而日本兵要很坏，很坏，然后这些才可能发生。如果我们能全部做到，那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。”

“博雅，跟我来。”老彭说，“我们能一起做点事。这地方把你憋住了，你从未去过内地。你是个很好的战略家，但是光说又有何用？那边的一切又不同了。你会觉得更好些，旅行，看看人民，做点事，我需要你相伴。说来真傻，”老彭继续说，“过去我们经常饮酒哭泣，以后我们晚上相聚共饮，但是不再哭了如何？”

“我一直在考虑。”博雅缓慢地说。

“我知道你的困难所在。你太有钱——你和你的太太以及生活方式。”

“问题不在这。”

“你脚上的那双皮鞋就可以拯救两个孤儿的性命——我是说命呢。把你太太带来。她看来像是个坚强的人，又是大学毕业生。我将从事的工作需要这一类的女人。”

“你误解我了。”博雅说，“我和你一样无拘无束。我也许会参加你的工作，但是至于我太太，根本没有任何可能。她太有钱了，不是我。我甚至不能和她讨论这件事。我一直独自想这些问题，都快想出病来。”

“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婚姻是件怪事情。我想要娶一个美丽的躯体，我娶到了。她在学校是篮球队员——大腿很美，全身都很不错。嗯，婚姻改变了她，也许是我改变了她，但是一切都过去了。我知道我曾对她冷酷。但是我也没法子。你知道我并非一个理想丈夫，她知道这点。现在，又有了梅玲。”